

身後的斜陽如蜂蜜，從小西腳底的坂道坡傾瀉而下，濃郁的金色勾起身處於才能教室的記憶。青井露璣起雙眸微笑，如數家珍地傾訴「喜歡」的模樣，小西卻仍感到似懂非懂。如果是青井的話，是不是就能更詳盡地說明曖昧、約會和交往？是不是能夠更明確地指出他與離宮之間的關係？是不是就能更淺顯易懂地替他解說這股深埋在心底的悸動？

昨晚的煙花隱沒於夜空中後，某些說不清的思緒自心底浮起，小西難以形容那是什麼感覺，也罕見地難以用任何顏色或線條去定調。最終僅能憑著本能，將刻在眼底의 景色畫下——整座眩目的夜空被離宮專注眺望的粉紫雙眸涵蓋於其中。

直至與杉山的對談，才如隔靴搔癢似地，稍微將紊亂的思緒給釐清。他非得問清楚不可。

小西的步伐比起平時快上許多，順著再熟悉不過的街道回到與離宮合租的公寓。平時這個時間的離宮大多在準備晚餐，然而廚房卻一片漆黑。小西聞聲尋到離宮房間，沒餘力思考為何離宮身處於那個幾乎已被當作儲物間的房內，也忽略地上敞開的行李箱，小西連身上的側背包都未拿下，灰眸直直看向一臉詫異的離宮，將困擾了整路的疑問拋出。

「我們在交往嗎？」

今天是看了煙火的隔日。

時間已經到了，貼了郵票的退學申請書此刻已好端端的待在外套口袋。踏在最後一天行經的街道上，他垂著眼，沉重的腳步有氣無力的踩上台階。已經不行了，今天終究必須是最後一天。

正因為喜歡了所以才要遠離。轉動著熟悉的門把，離宮從櫃子裡拿出以前出外景時用的行李箱，他的行李向來都不多。看了一眼擺在櫃子上，水谷幫他們兩人拍的相片後，離宮選擇將它蓋起。

若仍維持著當年的距離感就好了，那時候的他們其實一點都不熟。

離宮的雙眼有些酸澀，他只放好了衣物就覺得難受，有多少件是和小西一起去挑的？兩年下來，他們實在有太多太多的回憶——相互幫忙打掃房間、一起去買菜、被小西教了畫圖……沒有一個私人物品沒有小西的影子。心情不好時會被抱著安撫，做惡夢時會被牽著手一起睡，明明兩人沒有交往，也不是從小認識，但離宮卻覺得彷彿已經跟他相處很久很久。彷彿只有這兩年的人生才有意義。

然而他得走了，在造成困擾之前。離宮沉溺於悲傷中，下意識的忽略了熟悉的腳步聲——小西蒼樹是不會在這時間點回來的，一定只是錯覺。他如此的安撫自己，卻被推開門的聲音嚇了一跳——連同那令人困惑至極的問句。

「……欸？」

現在是什麼狀況？

「我們在交往嗎？」小西複述了一遍沒有得到回復的問句。心跳和呼吸都因快步上樓而比平時更快，小西的胸膛隱隱起伏，他站在房門邊等著離宮的答覆。

他想是的。既符合杉山說的條件——互道晚安、約會、同居、同床共枕，他們大多時間都待在一起，到賣場採購日用品、去美術添補用罄的材料，小西在畫室作畫時離宮也會坐在一旁；同

時也符合青井曾描述的——那是一種只要能和對方相處，就會盈滿內心的雀躍且滿足的感情。或許是一種習慣，習慣了離宮的視線總循著自己，也習慣了視線中總有一抹斜陽彩霞般柔和的淡紫雙眸，習慣了夜裡總有熟悉的體溫相依。

「所以是嗎？」他向前站了一步，蹲至與離宮相同的高度與之相視，並再度詢問，彷彿迫切地需要得到離宮的答案。

「我、我，我不知道啦……！」

那雙鐵灰的眼眸筆直的望向自己，離宮慌張的迴避著視線，將整張面龐轉向了另一邊。怎麼會那麼突然？他們分明就沒有人提過交往，小西平時明明也不會意識到這種事情……，是被發現了嗎？思考飛速的運轉，顫抖的指尖丟下了還拿在手上、準備放進行李箱裡的日記本。

既然這樣，該怎麼回答才好？

離宮剛想說些什麼，卻又闔上了唇。萬一這其實只是個陷阱怎麼辦？其實小西根本沒往那方面多想，只是單純的因為意識到自己對他的感情而發問。如果說了喜歡就會被直白拒絕怎麼辦？腦海中的思緒雜而凌亂的脹滿整個大腦，他沒有當下能忍著淚水不哭的覺悟。

——那如果回答、沒有喜歡呢？

自己本來就不是能配上小西蒼樹的存在，甚至為了這點，他還收拾了行李。只要這樣說就好了吧，反正起始點也只是因為自己有了不該出現的妄想。

大不了也只是讓兩人關係歸零而已。

離宮垂著眼，仍舊沒有看向小西。「我、我們才……」

那樣子的妄想，美好的讓人心痛。

他說不出後面的字句。

「你不知道嗎？」杉山說了可以問離宮的。向來少有表情的臉上出現了些許疑惑，小西難以理解地問出口，聲音輕得如若自言自語。他困惑地歪頭，傾身追著離宮撇開的視線，灰燼似的淺灰眼眸再度對上離宮的瞳。「我以為我們在交往。」

「我們一起睡，你會跟我說晚安，我們昨天還去約會。」小西轉述杉山的說法，並坦率地講出青井曾提及的徵兆。「而且我喜歡和你在一起。你讀書的時候像福拉歌那，像夏風拂過的金色稻穗；做早餐的時候像莫內，像一望無際的田野和藍天；坐在旁邊看我畫畫的時候像弗雷德里克·雷頓，像晨曦透過葉尖縫隙落在草地。」

「我全部都喜歡。」腦中浮起與離宮相處的畫面，意外地與喜愛的畫作和熟悉的家鄉相符，油然而生一股安心的暖意。小西望進離宮眼中，為罕見連綿的話語定下結論。

「——你不喜歡嗎？和我在一起。」僅是單純的問句，卻在出口時帶著些許的異樣感，彷彿胸口受到重擊，傳來一陣刺痛。小西蹙了下眉，仍沒將目光將離宮身上移開，深怕錯過任何一句答覆。

他鮮少聽過小西如此的多話，上次聽見時已是於幾年前的深夜，他第一次安撫自殘的自己的時候。這是離宮聽過最真摯的告白，由喜歡的人口中說出，這一事實令他眼角一陣酸澀。

如果他只是普通人就好了。

離宮咬著下唇，如呢喃的低嗓在靜謐的房間裡顯得清晰，他是不可能裝作沒聽見。離宮垂著眼，找尋著那些熟悉不過的藉口——一起睡是因為惡夢，互道晚安是因為同居，約會只是普通的一同出門而已。
他們沒有在交往。

若說沒有偷偷想像過是不可能的，但小西喜歡他嗎？
他明明沒有任何地方可以讓人喜歡。

「我……我沒有不喜歡跟你在一起。只是、我們……」
終究、得劃上句點。

他直視小西，艱難地開了口，心臟痛得像是碎滿一地。能夠知道其實是兩情相悅就已經很讓人開心了，他確實該滿足於現況。所以那當然不可以，自己只是在耽誤小西的未來，絕對不可以——

剎那間，眼前閃過了那抹熟悉的碧綠。

「所以是喜歡。」忽略離宮未完成的句子，只聽進了問句的答案，小西的嘴角明顯地勾起弧度，連他自己也沒察覺，鬆了一口氣的表情透露出安心，無論是緊繃的眉眼或是肩膀都頓時因放鬆而舒展。兩個人互相喜歡就是交往——小西沒意識到自己或許略過了一些步驟，僅只是單純地將青井和杉山告訴他的資訊簡化，得出了令他不自覺感到雀躍的結論。

「所以我們在交往。」所有煩悶的情緒全因離宮的答覆而雲消霧散，小西臉上浮起未曾有過的淺笑。早先還因困惑、焦急而顯得略晦暗的雙瞳，此時如點了燭光，神采奕奕地望向離宮。

「那要吃飯了嗎。」困擾了整日的問題得到解答，小西擅自將話題又繞回了日常。想起離宮沒有準備晚餐，小西站起身，將手伸向仍跪坐在地上的離宮。「一起去外面吃。」

「——欸、不，我……」

我們，不可能。這句話離宮始終沒有說出。

一旦說出來的話，不論是什麼都結束了，他們之間的情誼、感情、從脫出之後累積起的所有一切。青井露翠綠色的眸子在眼前熠熠生輝，柔和的笑臉此刻仍舊清晰可見。「沒有人生來就懂得愛。」，他彷彿能聽見那道溫婉的嗓音在耳畔呢喃。

是啊，沒有人生來就懂得愛。誰能知道那個被稱作「木頭」的小西蒼樹會向自己告白？

他甩甩頭，即使已經這樣了，握上遞來的那隻手掌也沒關係嗎？他的身體、心理，分明沒有一個是適合被投入感情的。

離宮垂下視線。

若是高中時期，他是絕對不可能答應，但相處的三年間兩人都已變了太多——無論是踏下舞台還是走出紅絨繩外。身為距離最近的人，他很清楚那個不懂人心的畫家是為了什麼而做出改變。離宮抬眸，映在瞳孔中的那抹淺笑是那麼的耀眼，他還是第一次看見小西露出這種表情。

——你一直都是我的光芒。

啟唇，垂死掙扎，混著膽怯的嗓音吐出了蒼白的辯駁「可是、我身體很髒，而且我是男生……」

「你一點也不髒。別那樣想。」見離宮垂首也未將手搭上，小西伸出的手沒繼續懸在空中，逕自伸手抬起離宮低垂的臉，與之視線相觸。鐵灰的瞳中盛滿堅定，筆直地望進離宮雙眸，字句鏗

鏘落下。他從未那麼認為，一丁點也沒有。比起那些想法，更多的是心疼與愠怒。小西的指尖扶在離宮略顯低溫的下頷，熟悉的肌膚觸感隱約摻著不願放開的依戀。「那不是你的錯。你什麼都沒做錯，錯的是那些人，他們不應該那樣對你。知道嗎。」

即便是問句也堅定得不容質疑，小西短暫地鬆掌，拉住離宮未動分毫的手，輕輕地將跪坐在地上的他拉起身。即便已經訴說無數次，在每個離宮被惡夢驚醒的夜裡，小西仍不厭其煩地再度重述：「你已經離開那裡，那些事都和你無關，不會有人再傷害你。我會陪著你。」

小西沒鬆開握著的手，手指的觸感和溫度都翻湧著安心感。想起杉山闡述的交往過程，他牽住離宮的手，與之交扣。不明白性別與現在討論的話題有何關係，小西疑惑著為何此時提及性別，口吻肯定地答覆，同時反問道：「我知道你是男生。怎麼了嗎？」

「……。」

「我只是擔心、你會介意……。」

被牽起的雙手、覆蓋住他的溫暖大掌，羽睫輕掩的視線逐漸變得模糊而濕潤，離宮深吸口氣，冷靜一點。他告誡自己。

能有人將自己的一切全數接受這事他從沒想過，誰都知道那只是一個妄想、不真切的美夢，降臨於身上的不堪實在過於龐大，造成的壓力與情緒令人無法不將其反饋於柔軟的肌膚——一道又一道。赤紅的絲線從未纏上小指，血紅的珠子化為璀璨的寶石，耀眼奪目、曇花一現。他沒來由的突地翻轉牽著的手腕，蹣起的細眸注視著那些已然逐步褪去的疤痕。

想都沒想過的。

「我不介意。你就是你，沒有影響。」低沉的嗓音帶著穩重的安定，小西的語氣肯定，堅若磐石。比離宮大上許多的掌覆上佈著傷痕的手腕，白皙的腕部顯得纖細且脆弱。小西隔開離宮的視線，蓋住提醒著過往的痕跡。「那些都已經過去了，現在和你在一起的是我。」

搭乘奔馳於深夜中的計程車，趕往離宮的住所，安撫著因惡夢而陷入混亂的他，反覆提訴說著相同的話語——那時是，現在是，乃至未來他也會繼續和離宮在一起。

他下意識的抬首，注視著那雙銀鼠色眼眸，如同以往，小西的眼裡堅定的不帶任何一絲遲疑。

「嗯。」

轉開的紫眸藏著水氣，離宮怯弱的應了聲，將柔軟的面龐靠上戀人的胸膛。不想被看見哭泣與表情，他緊緊的咬住下唇，只是讓身體靠得更深。

喜歡。多麼美好的詞彙。

「我喜歡你。」

閉上眼，離宮輕聲說道。終於坦率心聲的演員放開了交疊的掌心，令雙臂環住最重要的、最喜歡的人。

難以用言語或文字闡述此刻，小西心裡浮現數年前的孩提時代，第一次在商店街的海報上看見阿夫列莫夫的畫作，那瞬間他注定成為畫家——而此時的怦然心動更勝彼時。不苟言笑的畫家不自覺勾起嘴角微笑，以旁人來看也能明確地讀出他的雀躍。小西跟著擁住埋進懷裡的離宮，比起夜晚相湧入睡時更確切地傳來體溫。

「我也喜歡你。」側臉靠在離宮柔軟的白髮，小西的語調裡摻著暖春似的愉悅，灰眸盛滿喜色。他首先鬆手，看見離宮臉上的淚痕便慣性地以指腹抹去，一如過去每個被哭聲驚醒的夜晚。

嗯。他低聲回應，視線移向小西拭去自己淚水的手指。連這種事情也習慣了，明明曾經是一個連青井露的肢體接觸都會抽離的人。在不知不覺間，小西蒼樹已經踏入了自己的生活，成為不可或缺的存在。情感交融、戀愛感情，以為不可能的一切。

那些放在過去的東西，就讓他放下吧。

如同青井露被《冬雪》的台詞所救，離宮現在也可以理解那句話的意思了。他閉上眼，腦海中的少女就站在眼前，永遠16歲的她說著記憶裡的台詞，向著自己勾勒出微笑。

『都放下了嗎？』
——只是這次，立場顛倒。

「嗯，謝謝你。」
他誠摯的說，對著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個人。

「嗯。」不明白道謝的緣由何在，小西僅應了聲，沒追問下去。殘留指尖的淚水在日落後的空氣中乾涸，小西的手習慣性地尋找比淚滴更溫暖的肌膚，手指纏上離宮的，像在昨夜的祭典中，或是無意識的日常中，抑或每個夜晚。

唇邊帶著笑意的畫家望進稍含水氣紫眸中，絲毫不遮掩此時的心情。小西語調富含雀躍地道：「那去吃飯。」

稍微頷首，離宮湊上前，蹭了蹭戀人的雙頰。平時的肢體接觸在多了這一層意義下顯得與往常不同，他的視線駐足於交纏的指尖上，依稀還殘留著畫室顏料的氣味。是匆忙從社團趕回來的嗎？放棄繪畫的時間就為了和自己確認關係？

「……要吃什麼？」
一下子就實現了從沒期待過的心願，離宮的心情還有些飄飄然。沒法仔細思考，他下意識的反問。

晚餐向來是離宮準備，小西回到兩人合租的公寓總能得到一桌熱騰騰的飯菜。穿著圍裙的離宮在廚房忙碌，廚具或餐具細小的碰撞聲在獨居時鮮能聽見，食物的香氣和擺了滿桌的料理使他想起遠在北海道的老家——一切在悄無聲息間皆成為了日常的一部分。

「想吃彌生軒。」懸了一晚的心因離宮的答覆而變得輕盈，心情愉快的小西指定了十分家常的連鎖餐廳。一心只想著一起享用再平凡不過的家庭料理，鬆軟的白飯、熱呼呼的味噌湯、金黃的烤魚，心思單純的他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作為交往後的第一頓晚餐似乎過於輕率。

「怎麼突然整理房間？在找東西？」小西牽著離宮走出行李散亂的房間，才突然想起了進房時的離宮正在收拾。這一疑問的順序擺在確立關係之後，甚至是晚餐的選項後。

「……喔。」

思緒紛亂，離宮僅是單純的應了一聲，沒有對晚餐的選擇有其餘表示——只要是小西喜歡的怎樣都好。他向來對吃食並不在意。將掩蓋住面龐的碎髮向耳後勾去。無視臉頰泛起的淡淡紅潤，隨著腳步走向玄關，換上了外出用的鞋子。

「沒、沒什麼，我只是……沒什麼。」

沒什麼大不了的。離宮擺了擺手，移開的視線看上去有一刻顯得慌亂而不定。再被揭開面具後除了戀心外便很少在對方面前隱瞞真實的想法，此刻的他咬著下唇，懊悔著幾小時前的自己卻無濟於事——但就算時間倒轉，失去記憶的話他也肯定會這麼做的吧。

「哦。回來再整理。」肯定的字句中帶有要幫忙一起收拾的意味，小西被盈滿的喜悅影響，心情愉悅得飄飄然，對於離宮支吾反覆的回答不放在心上。剛從外頭回到家的他無須其他準備，站在一旁等離宮也換上鞋襪後遂開了大門。走在前方的小西短暫地停駐一會，想起了什麼似的回首，將厚實的大手伸向離宮。「那要牽手嗎。」

即便青井沒有提及過，杉山倒是說了不少次「交往就是要牽牽小手啊、相擁入眠啊！」……還有其它他認真作畫而忽略的步驟。所以他們確實是在交往吧。小西的手懸在空中，凝視離宮令他雀躍的雙眸想著。

想對小西蒼樹不告而別、只會逃跑的人還有資格讓對方一起整理本該要帶出的行李嗎？早已知道內心答案的他不想再多加思索了。今天是個不論是對誰來說都是值得慶祝的日子，僅只一夜，深處的自我厭惡與責難就先放在一邊吧。離宮將目光投向剛交往的戀人掌心，將糾葛甩至一旁，暫時性地抹煞了思考。

「……要。」

他仍是誠實的回答了，把冰涼的手心覆上溫熱的大掌。扣住的手指交疊，在許諾於會一直在一起的未來中，這再也不會是最後一次的牽手。

曾感覺的不安與擔憂被小西的溫熱撫去，落在那雙灰眸上的光點閃閃發亮，離宮看著只映出自己倒影的瞳孔深處，想著之後真的可以安心待在對方身邊的日子，小小的笑了。